

## 小说园地

## 老家·成长

## □羽言寺

在我小的时候,暑假会去乡村的老家。我的老家位于一片山野之中。每个暑假去那里的时候,我发现年轻人都到城里工作去了,只有老人留守在家中。

我的家庭并不富裕,父母忙于工作,几乎没有时间来照顾我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我就是电视机前与乡村田野之间折返。

不过,我并不寂寞。当然了,我不寂寞并不意味着我不孤单。我没有多少朋友,或许是从小我就自己照顾自己,因此,我已经习惯了独处。在独处时,我反而会更加自在,这样我就不必小心地措辞,小心地表现出讨好他人的样子来迎合那些我根本不觉得好笑的笑话。

我的爷爷和奶奶已经很老了,他们静静地经历着日常。

我有时会想,到底是他们这些老人的孤单令人同情,还是像我这样的孩子的孤单更让人同情。

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,我再次回到了这座村庄。这一次到来,是为了送走我的爷爷。我的爷爷在长久的沉默中,倒在了田野上,没多久就被其他村民抬走,然后村民联系上了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回到了这个村子,来见我爷爷最后一面。

爷爷的骨灰最后被搬进了大海,由我奶奶亲手撒的。奶奶站在悬崖上,把骨灰撒向了空中,骨灰在空中飘散,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真正地落入大海。奶奶的眼神中,带着眷恋与不舍。

再后来,我就很少回老家了。

我上了高中,虽然和同学也能说上几句话,不至于沦落到被孤立的地步。我观察着周围的同学,他们的脸上有时带

着甜美的笑容,有时带着一丝苦涩,有时带着些许遗憾。这是不是青春?我不知道。在我的认知中,高中是他们最后可以任性地展示自我内心的时候。

我很珍惜喜怒可以言表的高中生活,也憧憬着自己能够考上大学。

高中的生活结束以后,我没有考入大学。最后,我也和我的父母一样,变成了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。我看到同事们的笑容,常想,他们或许真的在为某些事情开心。

我二十五岁那年,最后一次回到了老家。我十二岁那年回来的时候,我奶奶把我爷爷的骨灰撒向海里,而在我二十五岁那年,我把奶奶的骨灰撒向海里。

海浪与礁石,海风与飞鸟,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在。我想,总有一天,我会理解成长所要经历的一切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,永远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。

## 玉壶冰心

## 夏日听蝉鸣

## □钟芳

炎炎盛夏,我最喜爱听的大自然乐曲,就是来自于山间和密林里的蝉声。那清越高亢的蝉音,唱出了夏天的热忱,也唱出了我对乡居生活的无比怀念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道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,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风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虛此生耳。”诚哉斯言,每到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,在房前屋后的树荫深处,总有此起彼伏的蝉鸣声袭来,时而铿锵激昂,时而澄澈明丽,时而喧闹异常,时而幽远空灵,是再熟悉不过的夏日奏鸣曲。

我喜欢蝉鸣,声声蝉鸣里,有我美好而难忘的童年。儿时的我生活在乡村,乡居岁月没有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,唯有蝉声里的时光,显得格外热闹。夏日的清晨,在还闪烁着晶莹露珠的树叶间,黑褐色的蝉儿静静地趴在树枝上,警觉地望着四周,一动不动。不知是哪只蝉的一声低鸣,拉开了一天的演唱序幕。屏息聆听,一蝉唱,百蝉和,整个树林就会骤然响起此起彼伏的蝉声,似潺潺溪水缓流,给炎炎夏日带来了清新和惬意,让人感到清静明净。

“知了……知了”一声声蝉歌,天气愈是炎热逼人,蝉则唱得愈欢。到了中午时分,骄阳似火,一只只隐匿在绿叶间的蝉却雀跃无比,它们亮开嗓子,拼命地歌唱着,那气势宛如正在合奏一曲恢宏的交响乐,回荡在热浪滚滚的天地间。“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蝉的听觉非常灵敏,若是有脚步声,叫声就戛然而止,等人走远了或者屏息站着,交

响曲又骤然响起来。

常记得在这样的午后躺在树荫下的凉席上听蝉鸣的情景。声声蝉鸣,或轻柔委婉,或低沉悲切,或高亢激昂,或雄壮嘹亮,这天籁之音,时而让人欢快愉悦,时而让人感伤惆怅,时而让人亢奋激昂,它就这样用不同的节奏和旋律来拨动你的心弦,勾起你的喜怒哀乐。在此起彼伏绵绵不绝的蝉声中,蔬菜开花,瓜果飘香,谷物成熟,乡村的一切祥和而恬静。

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暮蝉。”太阳缓缓地落到地平线下,暮色渐浓,乡村的夏夜静悄悄,吃过晚饭的人们,摇着蒲扇在宅院外的大树下乘凉,伴着轻轻的微风,仍然能听见有蝉儿在浅唱低吟,只是忽远忽近,忽有忽无,忽大忽小,此时的蝉鸣声不如烈日下的嘶鸣高亢,但比白天更多了几分缥缈和诗意,显示出了一种特别的意蕴。

我对蝉鸣的喜爱,缘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一篇文章,文中说:“四年黑暗中的苦工,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,这就是蝉的生活……”于是我对蝉的特殊生命状态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,蝉的幼虫生活在泥土中可长达数年,之后才会爬上枝头,破壳而出化为飞蝉。蝉是一种颇有恒心和毅力的昆虫,蝉鸣更是一种对生命的热情歌唱。我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生命态度动容,从此对它有了一丝敬意。

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。”群蝉在枝头高歌,陪伴着人们熬过炎热的苦夏,那一声接一声的蝉鸣,仿佛在诉说它们早已知道了生命来之不易。因此,蝉要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尽情地歌唱,酣畅淋漓地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,用生命演奏一曲壮美的绝唱,并把它献给美丽的夏天。

## 碧野芳菲

## 一架丝瓜生清凉

## □杨丽丽

暑天的日头把院子晒得发烫,那架丝瓜便成了院里唯一的指望。竹竿搭的架子早被藤蔓缠得找不着原样,去年的枯竹在新绿里若隐若现,像青筋暴起的手,托着一架蓬蓬勃勃的生机,也洒下一片清凉的绿荫。

我总疑心丝瓜是懂人心的。春末时撒下的籽,不过半月就顶破了土,芽尖怯生生地探着,像刚睡醒的娃子。没等我搭好竹架,它们已顺着墙根往上爬,触须在空气中乱舞,碰到什么就死死缠住,哪怕是晒衣绳上的布条,也能绕出个漂亮的圈儿。

入了伏,藤蔓便疯了似的长,一夜工夫就漫过了竹架顶。巴掌大的叶子,边缘带着些微的卷儿,像被人用指尖轻轻捻过。新叶嫩得能掐出水,裹着一层细茸毛;老叶则绿得发沉,叶脉在叶背上凸起。风过时,叶子哗哗响,倒像是架下藏了一汪泉,正汨汨地淌。

花是后半夜开的。清晨去摘菜,总能撞见几朵嫩黄的花趴在叶上,花瓣上沾着露水,一碰就颤巍巍的。蜜蜂来得比我早,钻进花心里不出来,翅膀振得嗡嗡响,把花香都震得四处飘。到了傍晚,花瓣就卷了边,可第二天一早,又会有新的黄花撑开裙摆。

丝瓜是藏不住的。刚结的小瓜不过指节长,青中带点乳白,躲在叶底,羞答答的,生怕被人瞧见。过几日便按捺不住,直直地垂下来,有的笔挺,像碧玉簪;有的歪歪扭扭,像被风吹乱了辫子。竹篱笆被顶得咯吱响,倒像是它们在悄悄说着话。母亲总说,丝瓜要趁嫩摘,老了就只能做洗碗布。可我偏爱看那些长老的丝瓜,皮上起了皱,像饱经风霜的脸,挂在架上晃啊晃,能晃到深秋。

祖母爱在丝瓜架下做针线活儿。她搬个小马扎坐着,手里纳着鞋底,线穿过布面,拉出细细的声响。阳光落在她银白的发上,也落在丝瓜上,把两者都镀上一层暖光。“这瓜呀,性凉,”她眯着眼说,“天越热,长得越欢实。”说罢摘一条最直的,用井水拔了,切丝炒鸡蛋,青绿配着金黄,盛在粗瓷碗里,筷子一挑,满是清清爽爽的香。

我们搬来小桌在丝瓜架下吃饭,叶子上的水珠滴下来,偶尔落在碗里,溅起一点凉意。弟弟盯着架上的丝瓜问:“姐姐,它们会一直长到天上去吗?”我抬头看,藤蔓正顺着院墙往屋顶爬,那细细的触须在空中轻轻摇晃,像谁伸出的手,要去够天上的云,那张牙舞爪的架势没准真能爬到天上去呢。

这架丝瓜,就这么守着院子,守着一个个热得发蔫的午后,守着蝉鸣里慢慢拉长的影子。它不声不响地长,不声不响地结,把清凉藏在叶子底下,藏在垂着的丝瓜里,藏在每一缕穿过竹架的风里。或许草木比人懂生活,知道该往哪儿使劲,该在哪儿歇脚。就像这丝瓜,攀着竹架往上走,却不忘把阴凉留给底下的人。日子再热,有这么一架丝瓜在院里,心里就凉丝丝的,踏实。

## 吉光片羽

## 伏天序曲

## □季勇

入伏天,蝉声唤。村子里蝉鸣阵阵,热浪滚滚。我待在家里,燥热难耐,愁眉苦脸,父亲却说这时的稻子在田里哈哈笑呢。我更显烦躁,厨房里的母亲边忙边说:“入伏了,要好好补一补。”她正在煮骨头汤,我瞬间心情转好,愉悦的一天从美食开始。

烈日炎炎,炊烟徐徐,厨房里的土灶上飘起了骨头汤的鲜香,香气扑鼻,馋得我直流水。汤里或搁冬瓜,汤鲜味美,清热消暑;或放萝卜,咸鲜甘香,增强食欲;或放莲藕,清爽鲜甜,缓解燥热。每次搭配都不一样,吃相却相同。一大碗端上桌,我手抓起骨头啃,大口喝着汤,满手是油,越吃越带劲。母亲看着我笑,父亲在一旁鼓励:“入伏后庄稼长得旺,人也长得快,多吃肉身体长得棒棒的。”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,这一年有了好盼头。

初伏当天,还要煮一锅绿豆汤,我的一份,自己加糖,搅拌均匀,一碗下肚,清凉甜爽,打着饱嗝,等会儿再喝,

